

美「中」關係的十字路口—— 美國對中國大陸戰略的選擇

柳惠千

提 要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始終認為可藉由潛移默化的接觸戰略，將中國大陸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並且希望繼續影響中國大陸國內事務與外交政策，促使中國大陸發展方向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然崛起後的中國大陸實力不斷增長，美國的對「中」戰略手段與目標卻沒有同步進行調整，依然期待在所有領域都能保持戰略優勢，造成美「中」之間矛盾和衝突與日俱增。美國逐漸發現過去幾十年與中國大陸打交道的方式已經不管用了，美「中」關係看似面臨到歷史上的另一個十字路口。

美國刻正面臨著近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強大的競爭對手，美國的戰略不應該只有改變中國大陸一途。在現實高於理想的國際關係中，沒有完美的戰略，只有雙方都願意共同努力的最佳選擇。

關鍵詞：權力轉移、美「中」關係、中國大陸崛起、美國對「中」戰略

前 言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川普在越南峴港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的演講中，初次提到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區域戰略，隨後國安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及國務卿提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率同相關政府官員相繼發表有關言論，「印太戰略」自

此被公認為川普政府的戰略新主張。¹此戰略被視為美國政府應對中國大陸「十九大」後的新亞洲戰略主軸，企圖積極整合美國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盟國友邦，聯手制衡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發展，共同遏制其勢力擴張，以維持美國既有的優勢地位。²同年12月，川普針對最新公布的《國家戰略安全報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發表

1 The White House Press Offic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 Da Nang, Vietnam", November 10, 2017.

2 曾復生，〈美布局「印太戰略」牽制中國大陸〉，《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分析》，(Oct, 2017)，轉載於《旺報》，2017年10月31日，版D2。

演說，承諾將重振美國經濟、重建軍力、防衛邊界與推動美國價值。³隔年(2018)元月，美國國防部緊接著提出《國防戰略摘要報告》(Summa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強調將投入更多資源，建立優勢軍力，鞏固盟國關係，強化部隊戰備能力，以利美國總統與外交官們以實力作為後盾，隨時可與外國進行利益談判。⁴隨後在2月初，川普政府再加碼公布《核武態勢評估》(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NPR)報告，強調美國必須不斷更新裝備，確保核武優勢，以因應來自全球各地的挑戰。⁵綜觀上述三份美國重量級的安全報告，共同點就是將中國大陸列為「戰略競爭對手」與「修正主義強權」，直指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者，並指責中國大陸企圖透過宣傳手段，意圖阻礙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防備之心。⁶

除國防軍事上的大動作，川普政府還引用《美國貿易法》第301條，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產品徵收報復性高額關稅，發動迄今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事實上，美「中」

貿易戰的表象雖是雙邊貿易的不平衡，藉課徵懲罰性的高關稅，除向美國社會的基層選民示好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削弱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對美國競爭力的威脅。同年10月份，美國副總統潘斯在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川普政府對中政策發表演說，從經貿、軍事、宗教到干涉美國政治等面向嚴詞批判中國大陸，反映出當前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政策與立場。⁷回顧川普上台後針對中國大陸採取的遏制手段，從全球金融到區域安全，具體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的戰略，已產生巨大的變化，同時也改變了兩國關係的發展。除對中國大陸態度轉趨強硬之外，也徹底否定過去20年的對「中」政策，中國大陸雖然沒有向外輸出社會主義，但透過其經濟、政治與軍事力量，仍不斷地向全球發展具中國大陸特色的威權體制。中國大陸的勢力不僅對外擴張，還想藉惡意行動促使美國走向衰弱。美「中」競爭的戰場不僅是在國際場合，也在美國國內普遍發酵，由各種跡象顯示，川普政府正試圖轉變過去40年來美國的對中戰略。⁸

3 The White House Press Offic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8, 2017.

4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une 21, 2018.

5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 2018.

6 陳一新，〈川普對中政策綱領浮現〉，《中時電子報》，2018年10月10日。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10000638-260109> (2018年11月10日)。

7 程建人，〈談最近美國副總統潘斯的演講〉，《明鏡周刊》，(Oct, 2018)。取自http://news.mingjingnews.com/2018/10/blog-post_785.html (2018年11月10日)。

8 楊念祖，〈川普時代與亞太安全〉，《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2期，(2018年2月)，頁102-103。

美國對中外交政策的演變與矛盾

美「中」關係已經面臨到歷史上的另一個十字路口了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在接受學者訪談時，將中國大陸建政以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劃分為三個20年：第一個20年(1949-1969)，美國對中國大陸奉行孤立與遏制政策，在經濟上不與中國大陸打交道，在政治上不承認中國大陸。在冷戰的氛圍之下，美國以同盟國家和軍事力量圍堵中國大陸。第二個20年(1969-1989)，由於中蘇關係的惡化，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大幅轉向，開始採取開放的接觸戰略。從經濟貿易開始，基於共同的對手蘇聯，美「中」兩國建立起戰略合作關係，但對中國大陸國內共產政權的專制特徵，並未投入太多關注。第三個20年(1989-2009)，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在合作與競爭間，尋求混合式的兩手策略。面對中國大陸實力明顯的上升趨勢，警覺的美國採取了軟硬兼施的「遏制與接觸」(Congagement)政策。⁹如今邁入第四個20年的中旬，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是否過時，川普政府一連串的「遏制」與「對抗」中國大陸的手段，是否顯示當今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的轉向，美國

朝野專家們的看法相當分歧，更無共識。

如今，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不斷上升，超乎國際社會預期，在全球議題的影響力隨之增強，直接造成國際體系當中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巨大威脅。因此，美國政界與學界不斷就現有的美國對中政策進行辯論與反思，均認為現有的美國對「中」戰略已經面臨到必須有所調整的時刻，但如何調整的具體政策建議又是眾說紛紜，缺乏廣泛的共識。¹⁰中國大陸是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以來從未遭遇過的全新戰略對手，擁有與美國近乎同等遼闊的國土面積，人口數量卻高於美國四倍有餘，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武裝部隊，但選擇了不同於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不但擁抱全球化發展趨勢，更積極加入現有的國際體系，努立建設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平發展模式。它擁有像歐盟與日本那樣的經濟金融規模，政策上卻更加獨立自主。它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結盟也不針對某個國家，更反對拉幫結派損害別國的合法利益。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老中國，擁有令世人稱羨的豐富文明和倫理價值。美國今天面對的中國大陸是一位全新複合型的對手，僵化的外交政策不足以應對複雜的美「中」關係。¹¹

中國大陸既是美國的對手也是夥伴，

9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 (2005), pp.7-14.

10 Aaron Friedberg; Thomas Christensen; Joseph S. Nye, Jr.; Kurt M. Campbell; Wang Jisi; J. Stapleton Roy,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The Engagement Debate", *Th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Issue, (2018).

11 袁鵬，〈從大辯論看美對華戰略走向〉，《中國大陸評論新聞網》，2018年10月12日，取自<http://hk.crntt.com/doc/1052/1/3/9/10521390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5213903&mdate=1011171117> (2018年11月11日)。

與美國在雙邊經貿與全球產業上相互依賴日深，而且始終堅持與美國發展更重要的對等關係，因為它確信「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¹²美國朝野兩方時有糾結的，就是對中國大陸出手輕重之間不知如何是好。若是採取包容態度，又覺得難以接受屈居下風；若採取全面遏制，又擔心「殺敵一萬，自損八千」；若是姑息放任，又怕養虎為患自食惡果。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似乎還是擺脫不了競合兩面和軟硬兩手的策略。然而，川普政府對中政策趨於強硬，已不見傳統「交往與促變」或「接觸與包容」的樂觀作法。如今在「美國優先」與「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國內政治氛圍下，朝野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均傾向針對中國大陸採取較強硬的態度。在經濟領域中，中國大陸強力介入經貿市場，導致不公平貿易競爭，不符合世貿組織原則。在軍事領域中，中國大陸有意積蓄武力達到政治目的，試圖建立與美國一樣的全球軍事實力，並開始挑戰美國意識形態。

美國面臨另一個戰略十字路口

從歷史研究的軌跡來看，對於中國大陸

政策的發展與轉向，美國一直擁有相當的自信與決心，認為自己可以掌握與改造中國大陸的命運。但它的信心在歷史上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擊。例如在二戰結束後，美國派遣特使喬治·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遠赴中國，一心以為可順利調解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維護美國在中國地區的利益。¹³韓戰期間，在仁川登陸獲得大勝的麥克阿瑟將軍，堅信中國大陸不會派遣解放軍越過鴨綠江赴北韓參戰。越戰期間，詹森政府認為，中國大陸政府最終將會限制其對北越的參與。¹⁴在許多近代歷史的經驗中，中國大陸的實際反應都超乎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意圖判斷與戰略選擇。上一世紀70年代，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和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認為，美「中」和解將會在美蘇冷戰的對抗中，帶給美國「聯中制蘇」的戰略優勢，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有信心逐漸改變中國大陸的看法。1967年尼克森在《外交事務》上寫道：「在中國大陸改變之前，世界是不可能安全的。」¹⁵1978年尼氏又在回憶錄寫道：「我們必須在未來幾十年內加強和中國大陸交流，教他們學習如何發展經濟。否則，總有一天我們將面對世界

12 〈習近平同特朗普共同會見記者－太平洋足夠大 容得下中美兩國〉，《南方日報》，2017年11月10日，版A2。

13 Daniel Kurtz-Phelan, *The China Mission: George Marshall's Unfinished War, 1945-1947*,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st edition, 2019), pp.144-147.

14 Fredrik Logevall, "Why Lyndon Johnson Dropped Out", *The New York Times*, Page SR7, Mar 24,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24/opinion/lyndon-johnson-vietnam.html> (accessed Nov 13, 2018)

15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The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6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1967-10-01/asia-after-viet-nam> (accessed Nov 12, 2018)

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最強大的敵人。」¹⁶自從之後，美國不斷在經濟、外交和文化上加強與中國大陸的鏈結，試圖改變中國大陸的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即便對中國大陸的意圖仍持懷疑態度，但美國相信以它的實力和能力，應該足以輕而易舉地把中國大陸改造成美國想要的樣子。¹⁷

現在，美「中」關係面臨了另一個十字路口，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不得不重新加以盤整與反思，這種戰略上的重新評估勢將帶給美「中」關係許多意想不到的風險。反對改變現有戰略架構的學者認為，不該破壞雙邊關係的穩定，否則將會引發一場「新冷戰」的格局。¹⁸相反地，支持採取強硬態勢與遏制手段的一方，則認為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能夠獲得高速發展的戰略機運，有賴於美國對「中」政策的「容忍」、「妥協」與「姑息」所至。無論是「鴿派」或「鷹派」的主張，美國的對「中」政策需要建立一個更有遠見、更可持續的戰略方針。因為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對中國大陸與全球秩序抱有過度的期望，儘管從歷史經驗中已經積累了不少證據，建立在這種期望上的政策，既不能符合美國的意圖，也無法改變中國大陸的想法。

美國對中戰略的選項分析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崛起不斷增速，直到上一世紀末期，美國開始採取積極平衡的手段，企圖抵消中國大陸不斷增長的實力。這些權力平衡的戰略組合包括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能力，加強與傳統盟國進行戰略合作，並試拉攏周邊國家發展「準聯盟」關係。美國進行這些積極行動的戰略目標，終究還是想「馴服」與「改造」中國大陸。藉勢力平衡的手段維護其聯盟利益，促使中國大陸充分融入現有的國際體系，期待中國大陸政府會將維護現有國際秩序視為自己利益的一部分。儘管中國大陸始終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懷疑態度，美國還是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大陸國內政治機構將朝向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美國深化對「中」經濟接觸的主要手段就是「先經後政」，藉由擴大貿易和投資，加速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走向對美國有利的民主開放。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邁入全面小康的社會，幾十年來儘管美國對中採取「接觸」與「遏制」並用的政策，但與美國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卻越走越遠。在經濟快速擴張的推動下，中國大陸軍事能力已經發展到令他國緊張的程度，美國

16 Richard M.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pp.223-226.

17 Kurt M. Campbell &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The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02-13/china-reckoning> (accessed Nov 12, 2018)

18 David Brooks, "The New Cold War, The forces of division and the forces of conne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9, 2018, Opinion Column.

面對國外的戰略緊縮與國內的財政緊迫的環境下，能否繼續發揮其傳統的權力平衡角色，顯得相當模糊。

美國未來對「中」戰略如果到了應調整的時刻，究竟該如何調整的爭議，探討的方向雖見仁見智，唯一共識就是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必需採取適當的調整。¹⁹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的《美國對中國大陸戰略大辯論》(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將美國對中的戰略劃分為「加強接觸」、「戰略再保證」、「大交易」、「離岸平衡」、「較佳平衡」與「遏制」等六項戰略選項。²⁰何漢理(Harry Harding)的《美國對華政策失敗了嗎？》(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將美國未來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改革共識劃分為「保持現狀」、「達成交易」及「強硬起來」三派。²¹曾任歐巴馬政府的首席亞洲事務主任傑弗里·貝德(Jeffrey A. Bader)在《美國對華政策框架》(A Framework for U.S. Policy toward China)中，提出將兩國風險最小化、合作最大化、利益最優化的政策選項，反對決策者採納單一或片面的政

策主張。他歸納的政策選項包含「順應」、「遏制、對抗或不加約束的戰略角逐」與「全球性合作，區域性決心。」等。²²李海東在《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選擇與走勢分析》，根據近年來美國政策精英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與實際行動，劃分為「相互容納」、「螺旋式合作」、「自我調整」、「雙邊接觸和多邊融合」、「表面接觸實際遏制」與「全面制衡與反擊」等六項。²³張廖仲在《美國就其對華政策展開辯論》(The U.S. Debate over Its China Policy)，將美國對中戰略從中國大陸的權力與意圖兩個面向，劃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計有「接觸」、「包容」、「競爭」和「遏制」等簡潔的四個選項。²⁴

綜上研究，美國對中國大陸戰略的可能性分別是「擴大接觸」、「同理包容」、「再保證」、「大交易」、「離岸平衡」、「有利平衡」、「遏制」與「對抗」等八大類。每一種可能性都混合著當前戰略的不同要素，這些不同觀點似乎形成一個兩極之間的光譜，排列可以從樂觀的接觸戰略，到極

19 Xiaoyu Pu & Chengli Wang, "Rethinking China's rise: Chinese scholars debate strategic overstretc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94, Issue 5, September 2018, pp.1019-1035.

20 Aaron L. Friedberg, "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 *The Survival*, 19 May 2015, pp. 89-110.

21 Harry Harding, "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0 Oct, 2015, pp. 95-122.

22 Jeffrey A. Bader, "A framework for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1,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framework-for-u-s-policy-toward-china/> (accessed Nov 13, 2018)

23 李海東，〈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選擇與走勢分析〉，《美國研究》，2016年第4期，取自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11981 (2018年11月13日)。

24 Nien-chung Chang Liao, "The U.S. Debate over Its China Polic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17 ISA Hong Kong Conference, June 15-18, 2017,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http://web.isanet.org/Web/Conferences/HKU2017-s/Archive/0f732754-a304-476b-a2cd-b367b15f2ee5.pdf> (accessed Nov 14, 2018)

	態度漸柔軟 ←←←				態度漸強硬 →→→			
作者								
范亞倫 Aaron L. Friedberg	加強接觸	戰略再保證	大交易	離岸平衡	較佳平衡	遏制		
何漢理 Harry Harding	保持現狀		達成交易		強硬起來			
傑弗里·貝德 Jeffrey A. Bader	順應		全球性合作，區域性決心		遏制、對抗或不加約束的戰略角力			
李海東	相互容納	螺旋式合作	自我調整	雙邊接觸和多邊融合	表露接觸實質	應遏制	全面制衡與反擊	
張廖仲年	接觸		包容		競爭		遏制	
筆者研究心得	擴大接觸	同理包容	再保證	大交易	離岸平衡	有利平衡	遏制	對抗

圖 美國對中國大陸戰略選項光譜

端的對抗手段，在此臚列一系列的戰略選擇，其目的就是期望能夠清晰的認識到美國對中政策的現實與趨勢，並且為尋求構建持久穩定的美「中」關係，提供可行的參考方向。

一、擴大接觸(Expanded Engagement)

第一種戰略主張是「擴大接觸」，特別是藉由誘導中國大陸持續融入現有的國際體系來「馴服」(Taming)或「改造」(Transforming)中國大陸。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2008年發表題為「中國大陸的崛起和西方的未來」(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文，十分支持接觸戰略的論點和假設。²⁵伊氏認為中國大陸的實力將繼續增長，相對比較之下，美國的實力將不可避免地下降，這樣的趨勢符合國際關係學者關切的「權力轉移」理論，即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最終被崛起的國家所取代。儘管在

歷史上這種權力過渡的過程往往發生衝突與戰爭，但他相信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秩序「很難推翻，很容易加入」。即使中國大陸想推翻它，核子武器的存在也會使大國之間的戰爭變得更為保守，大幅降低了崛起大國利用戰爭挑戰原有霸權國家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國大陸認為在現有體系下可以繼續取得他們想要的利益和發展，就更沒有理由對美採取激烈和冒險的手段，因為現有體系是建立在不受歧視和市場開放的規則之上，它使崛起的國家能夠發展和擴大它的經濟與政治目標。也為國家主權和法治規範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特別是中國大陸在這方面能力相對薄弱。現有國際體系為「新加入」的國家提供國家治理上必要的地位、權威與發展機會，中國大陸得以在西方秩序內部而不是外部進行改革開放，且成果豐碩。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大陸專家邁可·史文(Michael Swaine)在《解釋中國大陸大戰略：過去、現在和未來》(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提及：「無論是中國大陸現有的大戰略，還是公開的政策、聲明和正式行動，都無法提供確切的證據，證明中國大陸的戰略敵意，或伴隨而來的任何削弱或取代美國實力的承諾。」他認為中國大陸的大戰略走向取決於外部世界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持續與中國大陸「擴大接觸」才是最理想的選擇。²⁶

25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Th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8-01-01/rise-china-and-future-west>.(accessed Nov 06, 2018)

伊氏所堅持的「接觸」戰略，除了是讓中國大陸對美國在二戰之後建立的國際體系產生信心，美國也必須強化現有秩序，檢討構成秩序的規則和機構，避免因為追求短期的利益與優勢，執意採取任何可能破壞這些規則和機構的行動。如果體系管理得當，即使是在美國的實力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成長呈現衰減的趨勢下，目前的秩序還是可以持續為美國及體系中的國家帶來可觀的利益。總之，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必然在美「中」之間造成衝突，西方秩序是有可能在對美國有利的條件下，將未來的權力轉移過程化為和平的變革。伊氏同時亦主張保存現有的同盟體系，他認為聯盟是一種「政治價值」的組合，也是西方體制結構重要的一部分。藉由採取「擴大接觸」的做法，引導或催促中國大陸走上國內政治改革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大陸將更廣泛地融入西方秩序，並且擁抱體系所依據的運作原則。

中國大陸問題專家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中國大陸是一個保持現狀的國家嗎？》(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表示，現階段中國大陸確實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

家，而不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不會挑戰美國的統治地位。²⁷江氏指出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官員認為中國大陸正在變得更加「自信而強硬」(assertive)，對此他有不同的看法，並認為批評中國大陸過度強硬的學者，並沒有對中國大陸政策轉變的因果機制進行分析，更不宜將中國大陸的「自信而強硬」解釋為中國大陸不滿現狀或挑戰現狀。²⁸崛起後的中國大陸不斷地融入國際社會並全面參與國際機構，中國大陸也朝向積極適應現狀而非改變現狀的方向努力。中國大陸無疑希望藉由國際社會的交流與合作，快速提升自己國家的實力，但他們並不會以危及現存國際秩序的方式進行。因此，美國的反應必須十分審慎，除了加強接觸瞭解其意圖之外，不應刻意抑制或阻礙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江氏另在《與中國大陸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中，支持利用「擴大接觸」戰略促使中國大陸成為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組織中的一分子，這些組織旨在制定規則和加強信任建設。²⁹中國大陸加入多邊組織並擴大在國際社會的參與，激發其對穩定國際環境

26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 DC: RAND Corporation; 1 edition, Mar, 2000).

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27, Issue 4, (Spring 2003), pp.5-56.

28 Kathy Gilsinan, "Cliche of the Moment: China's Increasing Assertiveness - The phrase has become ubiquitous since 2009. A paper examines how new and assertive Beijing's new assertiveness really is." *The Atlantic*, SEP 25,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south-china-sea-assertiveness/407203/> (accessed Nov 20, 2018)

2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Routledge; 1 edition, Oct, 1999).

的興趣，對於共同解決國際衝突的目標形成可貴的共識。

二、同理包容(Empathic Accommodation)

第二個戰略選項是具有同理心的「包容」，雖然它與「接觸」戰略比較起來顯得被動，卻一樣認為中國大陸政府的長期野心是有限的。所謂具有同理心的包容，就是要能夠設身處地以對方立場的思考方式，即「換位思考」的方式，更深度理解他人在其框架內所經歷事物的能力。支持者認為中國大陸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中國大陸的動機是要抵消美國的軍事優勢，以維護國家安全或領土完整。大衛·蘭普頓(David Lampton)指出當前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正走向一個幾乎未被察覺的危險臨界點。他建議美國重新考慮維持主導地位的目標，除了更加包容中國大陸，也要調整國際秩序以容納中國大陸崛起。《同床異夢－處理1989至2000年中美外交》(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強調在相互接觸與探試對方紅線後，最終必能找到「合作於實務，對立於虛擬」的相處模式。雙方留在同一張大床上可以同時編織彼此的「美國夢」與「中國夢」，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成為關鍵因素。³⁰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金萊爾(Lyle J. Goldstein)在《相

向而行：如何緩和美「中」之間日漸顯現的競爭關係》(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主張透過雙邊合作實現「螺旋上升」的合作關係，避免急轉直下的惡性循環。美「中」兩國應該相向而行，彼此在不同議題上相互包容與妥協，藉由漸進、對等的讓步善意，建立彼此的戰略信心。³¹金氏指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未曾大規模使用武力，在世界舞臺上適度的包容中國大陸，並給予一個合適的位置，將有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

休·懷特(Hugh White)亦支持「同理包容」戰略的概念，並在《中國大陸抉擇－為什麼我們應該分享權力》(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主張美國應該試圖接受中國大陸某種程度的戰略目標，準備好與中國大陸分享權力，把中國大陸當做平等的一方看待。同時，中國大陸也必須做出選擇，決定自己想達成多大的影響力，想與美國形成何種關係。美「中」兩國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顯得格外重要，在這種關係中，美國仍在亞洲擁有重要的影響力，而中國大陸也成為舉足輕重的地區領袖，美「中」共享這一地區的領導權。但是要想建立這種亞洲共同領導權的局面，美「中」雙方都必須接受對方最為核心的關切。³²美國可

30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Oakland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ew Ed edition, May 31, 2002)

31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32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Sep, 2013).

以依據不同前景的優勢地位，彈性運用「接觸」與「包容」的戰略選擇。當美國的實力具有相對優勢時，可主動選擇以「接觸」為主的戰略，當美國的實力處於相對弱勢時，宜採用「包容」為主的戰略。³³因為「包容」戰略關注的不是中國大陸的實力是否會超過美國，而是中國大陸的實力何時會超過美國。有鑒於中國大陸崛起的現實環境，美國應該將其有限的資源集中在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上。

三、再保證(Reassurance)

囿於對中國大陸戰略缺乏信任，也對中國大陸未來充滿各種想像，與崛起的中國大陸建立長期基本的建設性關係，是「再保證」戰略的目的。曾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與智庫學者邁可·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共同出版《戰略再保證與決心：21世紀的美「中」關係》(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書中主張的戰略選項在假設上就顯得憂心，兩人均承認美「中」關係包含固有的競爭性和動態性，他們主張繼續保持對中國大陸適度的制衡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所有國家都擁有堅強的意志和能力來捍衛自己的切身利

益。³⁴然而，若不加以約制，這些自我保護的衝動很容易導致緊張局勢升高。為了減少誤判與悲劇的發生，在採取具體和有針對性的「接觸」形式，雙方必須表現出克制的步驟，這些步驟被定義為放棄可能被誤解為威脅的行動，同時提高自己能力和意圖的透明度。在此原則下，「再保證」戰略刻劃出四個主要內涵：一是克制，雙方都需要放棄某些容易被對方解讀成威脅的行為；二是強化，當一方有所克制之後，對方也應有所回報，以肯定和強化這種克制的行為；三是透明，雙方需要展現更為開放的姿態，使對方能夠明確感知到自己的戰略意圖；四是韌性，若是一方主動挑起事端，另一方先不急於回應，以降低相互反擊的敏感性。實現「再保證」戰略需要顯示決心，每一方都需要清楚界定自己的關鍵利益，使對方瞭解紅線所在，並採取行動展示捍衛底線的決心。³⁵

對支持美「中」雙方展現透明度與建立信認的學者，還包含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與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兩人在《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指出，美「中」雙方在長遠意圖方面的互不信任，已經成為兩國關係的最大障礙。³⁶美「中」之間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來自

33 Hugh White, "America or China? Australia is fooling itself that it doesn't have to choose", The Guardian, 26 Nov 2017, Australia news section.

34 Michael E. O'Hanlon, James Steinberg,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 Amitai Etzioni,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 Important Agenda", The Diplomat, May 11,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5/strategic-reassurance-an-important-agenda/> (accessed Nov 16, 2018)

36 王緝思、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於三個主要原因：不同的政治傳統、不同的價值體系和不同的歷史文化。這些因素造成對彼此決策過程的理解和認識不足。因此，有效地開展雙邊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可改善彼此之間的認識。兩人試圖從外交、經濟、軍事、文化等不同面向提供各種具體的倡議，以期削弱雙方對彼此長遠意圖存在的不信任，藉由政策上的溝通、保證與實踐，提高在美「中」之間建立大國互信的可能性。³⁷

持相同看法的學者還有前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其著作《中國大陸的挑戰：影響一個崛起大國的選擇》(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中強調，美「中」關係絕不是一場零和遊戲。除卻雙方的猜忌和競爭因素，中國大陸現在並非美國的敵人，無需像遏制蘇聯那樣來遏制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也不應該像過去那樣成為美國在亞洲或全球的對手。³⁸柯氏認為中國大陸崛起對美國而言意味著兩大重要挑戰：一是如何不讓中國大陸的武力威懾脅迫東亞地區的安全；二是如何鼓勵崛起的中國大陸，為全球治理扛起更多責任。美國應該試圖引導中國大陸一起合作，塑造中國大陸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期望中國大陸做到的「再

保證」，其實就是要中國大陸加強表明意圖，即透明度，而且希望中國大陸不但是現在，從今而後都不會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

³⁹如果美國期待與中國大陸的合作僅僅限定在幫助美國應對當前挑戰，和維護美國所主導並僅有利於美國的秩序範圍之內，對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並不以相同態度面對，這些利益包括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與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經濟和政治持續崛起的外部環境，最終這種非平行和對等的「再保證」戰略將步向失敗結局。

四、大交易(Grand bargain)

「大交易」戰略是一種守勢現實主義的思維，它與自由主義的「接觸」戰略不同，比較強調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邏輯。如果中國大陸的實力繼續增長，美國勢必面臨採取對抗與和解之間的選擇。鑒於衝突造成的巨大代價，談判與妥協的做法顯然比較容易被雙方接受。假設目前美「中」兩國權力變化的趨勢延續，在相對權力關係目前對美國較為有利的時候，及早尋求與中國大陸達成共識的做法，將是比較理性的選擇。因此，美國政策的目的應該是制定一套雙方都能接受的安排。季辛吉在其所著《論中國》表示，美「中」兩國應先追求國內的需要，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合作，儘量降低彼此之間的矛

37 李成，〈戰略互疑是中美關係最大威脅〉，《中國大陸與全球化智庫網》，2015年06月02日，取自<http://www.ccg.org.cn/Expert/View.aspx?Id=2205> (2018年11月27日)。

38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 W W Norton & Co Inc, 2016)

39 Jonathan Mirsky, "The China Challenge, by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7/26/books/review/the-china-challenge-by-thomas-j-christensen.html> (accessed Nov 16, 2018)

盾與衝突。在「大交易」戰略的思維下，雙方雖然不認同對方的所有目的，但在不造成兩敗俱傷的條件下，雙方都願意試著尋求和發展彼此可以互補的利益。⁴⁰季氏設想建立一個「太平洋共同體」，能像二戰後的「大西洋共同體」概念，成為重建國際秩序的偉大方案。雖然他沒有明確界定其確切的內容或形式，但這將是美「中」兩國和其他地區國家都參與其中的和平發展方向。季氏認為在這個機制下，擁有共同的利益與目的，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戰略上的擔憂。⁴¹

另有來自現實主義者更為具體的戰略建議，哈佛大學教授陸伯斌(Robert Ross)所撰〈和平的地理學：21世紀的東亞〉(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文章指出，美國和中國大陸是傳統大國戰略的競爭對手，彼此雖然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地區影響力而競爭，但主要是由於東亞地區的地理原因使然。⁴²由於中國大陸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發展有其特殊性，中國大陸是一個大陸型大國，而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和利益主要在於海洋領域。如果雙方都能體認並接受這些現實，就應該有可能制定出一種穩定的交易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中國大陸主導歐亞大陸東部，但須放棄試圖

發展海權能力的誘惑；而美國則維持主要海上大國的地位，但不應在陸地上挑戰中國大陸。另從軍事威脅劃分勢力範圍的支持者，來自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查理斯·葛拉瑟(Charles L. Glaser)在其所著《美「中」大交易》(A U.S.-China Grand Bargain?)，認為美國和中國大陸都擁有二次打擊的核武力量，這一事實凸顯了亞洲自然地理劃分的穩定效應，美國和中國大陸不必陷入嚴重的安全困境。⁴³儘管美國也擁有龐大的傳統武力，但大部分美軍後勤和支援單位都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國大陸不應該認為這些能力有迫切的威脅。中國大陸實力的持續增長，勢必需要美國在外交政策上進行收縮調整，這些改變或許令人失望，但也勢在必行。例如葛拉瑟主張美國應該考慮放棄對臺灣的承諾，他認為如此將可消除美「中」之間最明顯、最有爭議的衝突點，也為兩國關係除去最大的信任障礙。

經濟議題同樣適用於「大交易」戰略模式。國力上升的中國大陸或許不願意維持戰後由美國所建立的多邊經濟體系，而當今的強權美國如果缺少了中國大陸的支持，也難以隻手撐起這個體系。美國經濟學家蘇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在金融時報發表

40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London : Penguin Books; Reprint edition, April, 2012).

41 Walter A. McDougall, "Kissinger's World Order",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13, 2014. <https://www.fpri.org/2014/10/kissingers-world-order/> (accessed Nov 25, 2018)

42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23, Issue 4,(Spring 1999). p.81-118.

43 Charles L. Glaser,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Spring, 2015), pp.49-90.

〈中美應達成大交易〉(China and America Should Strike a Grand Bargain)，提出以權力交換的方式維繫現有體系的主張，他認為美國應與中國大陸達成一個以權力換取目的的交易(Power-for-Purpose Bargain)，美國在現有的多邊體系和機構中放棄部分權力，或主動與中國大陸分享其中的利益，以此維繫和加強現有的開放型體系，蘇氏提出的具體提議包括：在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中，增加中國大陸的話語權；而美國與歐洲國家則不應在這些機構繼續享有否決權，若美歐繼續享有否決權，也應該賦予中國大陸同樣的權力。同時，也應儘早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大陸自身也要積極開放其金融和匯率市場，減少國家資本主義，進而取得西方國家的信任。⁴⁴

五、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

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提出「離岸平衡」做為大國戰略的重要概念。⁴⁵現實主義者認為的「離岸平衡」實際上是一種分攤責任的戰略，即採取冷眼旁觀的方式，以便讓相關的地區大國承擔起平衡區域大國的責任，只有當相關的地區國家無法承擔有效的制衡責任時，離岸

的平衡者才需要介入這場爭端中，而且一旦達到了制衡的目的，離岸平衡者應當再次退出。米氏鑒於中美兩國的地理特殊性、現實政治的發展狀況以及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認知，美國應當採取遏制中國大陸的手段，並根據歷史經驗適當地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在其他戰略選項大多認為美國還是應該保留它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國和前沿基地。但是「離岸平衡」戰略卻要美國從西太平洋再後退一大步，並且主張美國應儘早結束提供他國長久安全的保障，同時將駐防在外國領土的美國部隊拉回國內。⁴⁶

當代「離岸平衡」戰略的倡議者除了米爾斯海默之外，就屬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授克里斯多福·萊恩(Christopher Layne)，他認為美國應該像當年英國那樣，採取不捲入衝突的均勢戰略。美國應該放棄對歐洲、日本等盟國的軍事承諾，依靠全球性或地區性的平衡力量，將自己的優勢能力當做阻止中國大陸可能造成美國利益受損的最後手段。萊恩在《從優勢到離岸平衡：美國未來的宏偉戰略》(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中，認為「離岸平衡」戰略有兩個決定性的目標：減少美國捲入未來大國戰爭的危險(特別是核戰爭)，和提升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

44 Arvind Subramanian, "China and America Should Strike a Grand Bargain",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6, 2013, <https://piie.com/commentary/op-eds/china-and-america-should-strike-grand-bargain> (accessed Nov 11, 2018)

4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46 John J. Mearsheimer &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Th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Issu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06-13/case-offshore-balancing> (accessed Nov 16, 2018).

對權力。⁴⁷萊恩認為美國應該減少在動盪區域如中東或歐洲的安全責任，在亞洲地區則讓日本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允許美國放下與中國大陸不斷升級的軍事競爭，並與中國大陸周邊盟友保持相當距離，如此可避免陷入與美國沒有直接利益的大國衝突。因為過去歷史顯示，傳統的盟友總是把美國當後盾，並且傾向提出一些與中國大陸有爭議的主張，令美國不得不做出反應。美國與中國大陸產生矛盾的許多原因，是美國為了支持盟友而出面表態的結果。⁴⁸「離岸平衡」戰略另一優點，是可以促使其他國家為自己的國防武力承擔更多的責任。如今在美軍的安全保障下，日本、韓國和臺灣等長期以來對軍隊的投資明顯不足，如果沒有美國的安全保護傘，這些繁榮的國家將有其迫切的動機，也會設法找出資源在自己的國防建設上投入更多。⁴⁹

六、有利平衡(Better balancing)

「有利平衡」是結合了加強力度的「平衡」與微妙調整的「接觸」雙重策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學者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在其著作《不用遏制的平衡》(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中，提出饒

富意味的戰略建議。⁵⁰泰利斯認為美「中」競爭主要是結構性政治因素所造成，美國要推動眾多的國家利益，就必須保護其全球霸權地位。崛起的中國大陸想利用不斷積累的實力重塑對其有利的國際環境時，就必須削弱美國的主導地位，因為美國仍然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外部制約力量。儘管兩國利益存在根本的分歧，但兩國也仍然在共同利益的目標中彼此合作。中國大陸從美國的貿易和投資中獲益匪淺，也從參與美國所建立的全球秩序中不斷壯大，中國大陸仍然在努力地維持現有秩序。相對地，美國也從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因此，雙方都不願意看到彼此互利的關係受到干擾或破壞。然而，問題來自於戰略威脅的角度，中國大陸在經貿上的增長速度高於美國，它與美國的實力差距不斷縮小，造成美國重大的威脅，現在想要採取限制中國大陸進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手段已經太遲了，若此時執意要求中國大陸的貿易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將會造成重大的經濟危機或軍事對峙。

泰利斯提出的戰略目標是盡可能延長美國的主導地位，為了保持領先優勢，達成有利的平衡，首先需要藉由各種措施振興經

47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86-124

48 許劍虹，〈釣魚台衝突 美憂被日本拖下水〉，《中時電子報》，2017年02月13日，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13003892-260417> (2018年11月13日)。

49 Christopher Layne,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hegemony o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Policy Journal*, (June, 1998). pp. 74-85.

50 Ashley J. Tellis,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China is poised to become a major strategic rival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ress, January, 2014).

濟，提高國內生產總值，努力提升技術創新方面的能力，將經濟增長率提升到接近歷史的水準，將使美國擁有更多增強其綜合國力的選擇。泰利斯特別強調擴大美國的軍事能力，以應對中國大陸試圖阻礙美國向亞洲投射軍力的可能。隨著自身能力的增強，美國也應該鼓勵在區域內的其他國家持續成長。美國不應該只想到如何制約中國大陸，還須設法提高其他同盟國家的能力。這裡不僅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傳統的美國盟友，還包括印度、越南、新加坡和印尼等其他毗鄰中國大陸的國家。美國的政策應該是協助這些國家增加彼此的合作力量，以制衡中國大陸可能在亞太地區的權力濫用。因此，美國不但要繼續，還要擴大參與地區自由貿易的相關協定，諸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等等。⁵¹有選擇地深化全球化發展，減少或消除在這些國家貿易上的壁壘，增大美「中」兩國的實力落差。泰利斯並不認為促使中國大陸國內政治制度的自由化，對於解決美「中」之間的戰略分歧會有幫助。他所持的主張是藉由快速的自身發展，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可以保持領先於中國大陸。⁵²

持相同看法的學者亦有黎安友(Andrew

Nathan)與施道安(Andrew Scobell)，兩人，在其合著的《沒有安全感的強國》(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書中剖析中國大陸那些看起來強硬不友善的行為，起因是為了追尋自身的安全。⁵³書中論證中國大陸之所以脆弱的結構因素與歷史心理因素，表面上是自信滿滿的強國，其實內在充滿著恐懼、矛盾與焦慮。中國大陸的巨大存在與持續增長很容易造成他國的威脅，雖然仍是一個威權主義政權，但它並未試圖去破壞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制度。中國大陸的巨大體量及其戰略位置，僅僅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安全，便會讓它不得不陷入一個防禦性擴張的姿態。因此，美國的衰敗對中國大陸而言無利可圖，甚至可能受害更深。即便中國大陸認為自己有利可圖，它也沒有能力促成美國的衰敗。⁵⁴對美國來說最好的選擇是在目前國際秩序之下，儘量提升中國大陸的安全感，讓中國大陸發揮更大的作用。對於中國大陸以不符合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方式想要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舉措，美國也要斷然把它擋回去。遏制中國大陸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但也無須向中國大陸的崛起退讓過多。最佳的對中戰略是從美國國內開始，美國必須恢復強勁的經濟成長，繼續保持在經濟、軍事、文化、科技

51 Ashley J. Tellis,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TIP and the TPP", The Adelphi Series, (Mar, 2015), pp.93-120

52 Stephen M. Walt, "Where Do We Draw the Line on Balancing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how far it wants to commit to limiting Beijing's rising power.", The Foreign Policy, (April, 2015), pp.117-123.

53 Andrew Nathan &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12), pp.402-408.

54 Andrew Nathan &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edition, 1998), pp.203-208.

上的領先地位。培養與同盟友邦之間的合作關係，透過自身的榜樣贏得全世界對美國價值的信心，即使面對中國大陸實力上的崛起，美國也能坐穩全球性的領導地位。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在《美國回得了亞洲嗎？》(A Contest for Supremacy)中強調，美「中」之間直接對抗的機會不大，雙方領導人也積極尋求合作的可能，但在許多議題上仍然針鋒相對。⁵⁵美「中」關係的敵對最主要來自於雙方在戰略上缺乏互信，而彼此間的猜忌不僅受到兩國在亞洲地區勢力消長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源於彼此在意識型態上的差異。中國大陸的策略是逐步壓迫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與外交影響力，最終目的是想成為亞洲的主導者。他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捨棄過去一貫維持的交往與制衡兩手策略，強調對中採取「有利平衡」的戰略，強化區域結盟與軍事部署，鼓勵區域國家加強安全合作。其實治本之道還是在於美國本身，不斷尋求自身精益求精，而不是一心一意只想到如何阻礙競爭對手，未來才有本錢遏阻可能來自中國大陸的脅迫。假如中國大陸的力量持續坐大，美國更須在這方面加倍努力。⁵⁶

七、遏制(Containment)

「遏制」政策的支持者聲稱中國大陸

的持續崛起，不但快速縮小與美國之間的相對實力差距，而且很快就會超越美國。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也正在破壞美國的軍事平衡，挑戰美國對地區盟友安全保障的承諾。中國大陸崛起後的自信心將衍生擴張勢力的野心，不但對鄰國造成安全威脅，還將試圖排擠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書中亦表示，針對崛起的中國大陸，最佳的戰略就是「遏制」。主張以美國為首，盡可能將中國大陸周邊鄰國納入遏制聯盟，設法阻止中國大陸將其權力投射到地區之外。在經濟政策方面，米氏認為美國應該放棄接觸與交往的做法，盡一切努力延緩中國大陸的崛起。即使減緩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可能對美國的繁榮不利，但是它對美國安全有利，這才是最重要的。全面性的遏制戰略將包含阻止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限制中國大陸獲得關鍵技術，透過資訊戰與政治作戰對中國大陸的政權合法地位施壓，支持在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人權鬥士，或者是極端分離主義的團體等等。⁵⁷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大陸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提出警告，認為美國的親中派一

55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美國回得了亞洲嗎？》(A Contest for Supremacy)，溫洽溢譯，(臺北：遠流出版社，2014年)。

56 Aaron L. Friedberg,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 edition, 2012).

57 John J. Mearsheimer,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The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5, 20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 (accessed Nov 26, 2018).

直都被中國大陸矇騙。⁵⁸中國大陸一直偽裝成善良的合作者，與不具野心的脆弱國家，令西方減低戒心，積極幫助中國大陸在經濟上高速增長。如今中國大陸明目張膽地想控制全球輿論、壓迫小國與擴張軍備。白氏敦促華府及早放棄改變中國大陸的幻想，設法努力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⁵⁹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與泰利斯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共同撰寫的〈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報告，堪稱華府智庫極具鷹派特色的代表。兩人認為中國大陸現在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美國早有必要對中國大陸日益強大的實力做出更強勢的反應。美國欲將中國大陸融入國際秩序的努力，已經對美國在地區的優勢帶來巨大威脅。華府基本上應該拋棄過去數十年不具成效的對中政策，改採遏制與圍堵的強勢策略。⁶⁰儘管報告本身辯稱美國支持對中國大陸保持接觸，但實際主張卻是推動美國走向全面遏制中國大陸的道路。「遏制」戰略支持美國應該限制中國大陸獲得外來的資源和外國市場的機會，構建一個制衡中國大陸的聯盟，並對中國大陸政權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對抗。「遏制」戰略將採取

一種脅迫與威懾的手段，一種集體防禦對雙邊聯盟的網絡，以及重商主義對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⁶¹「遏制」的目的是在中國大陸周邊地區建立地緣政治平衡，以防止中國大陸實力和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八、對抗(Confrontation)

當「遏制」戰略持續擴大，雙方同時展開遏制對方的壓力呈螺旋性上升時，勢必走向相互「對抗」一途。支持「對抗」戰略的學者通常對美國的實力具有十足的信心。它與遏制的選項一樣，建議美國在崛起的中國大陸面前保持制衡，但在手段和目標上卻有根本的差異。「遏制」著重在平衡中國大陸的國力成長，「對抗」則不只是平衡中國大陸的實力，更擴大到全方位的整體制衡。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將美「中」關係設想成一場爭取權力和影響力的「零和鬥爭」，如果中國大陸的實力持續增長，將會自然地想要取代美國成為霸主，不僅在亞洲如此，在全球舞臺上也是如此，兩國之間的對抗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無法藉由靈活的外交或政權性質的改變，而改善美「中」彼此之間的關係，而且最終導致衝突的可能性相當高。「對抗」戰略的支持者認為中國大陸志

58 David Tweed, "This Is the Man Trump Described as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China", The Bloomberg, Sep 27,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11-22/trump-pressure-on-made-in-china-2025-is-doing-beijing-a-favor> (accessed Nov 25, 2018).

59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Reprint edition, 2016).

60 Robert D. Blackwill,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April, 2015), pp. 54-65.

61 Bill Powell, "In Washington, A Strategic Shift On China-Toward Containment", The Newsweek, April 29, 2015, <https://www.newsweek.com/washington-shift-china-toward-containment-326591> (accessed Nov 17, 2018)

在主宰西太平洋，並企圖將美國勢力逐出該地區。除了設法將美軍邊緣化之外，也百般削弱美國的軍事同盟，使得該地區其他國家屈從於中國大陸的好惡和利益。他們堅信美國和中國大陸在地區甚至全球的利益無法相容，中國大陸軍力迅速擴張是為了以軍事或恐嚇手段，實現其民族主義目標。因此，「對抗」戰略支持美國運用外交、軍事、經濟等工具主動出擊，全面阻止中國大陸獲得區域強權的領先地位，以確保美國的區域主導地位。⁶²

支持「對抗」戰略的學者與官員常被貼上「鷹派」的標籤，傾向於運用軍事行動解決國際爭端，他們在政府內閣或國會中大多是主張使用武力的「強硬派」。「對抗」戰略仍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人物，他認為美「中」兩國之間的矛盾不是在具體的戰略利益，利益上的糾紛可以藉由外交手段交易讓渡，但美「中」兩國無法進行這樣的妥協交易，因為兩國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對抗」。儘管現在中國大陸對美式的資本主義選擇性的認可，但美國卻不可能認同中國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普世價值也不可能包容那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抗」的支持者認為中國大陸道路與美國道路的彼此相互

排斥，中國大陸模式的成功代表的是美國模式的失敗，反之，美國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國大陸模式的失敗。這種政治上的對立沒有妥協調和的餘地。⁶³

另外一位支持「對抗」戰略的當代學者，是川普上台後的首位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其所著《美、中開戰的起點》(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總是圍繞一個基本主題：「中美之間是否終有一戰？能否避免戰爭？」全書的理論基礎就是源於國際關係理論的「進攻性現實主義」。⁶⁴他反對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而向中國大陸妥協，甚至進行包羅萬象的大交易。納氏認為支持對中妥協與交易是異想天開、與虎謀皮，這種錯誤政策不能再繼續下去，因為中國大陸從來不打算在談判中妥協，也從不遵守其簽署的國際條約和協定。中國大陸當然看重經濟利益，但共產政權不會為了經濟利益而放鬆政治控制，也無法真正融入國際社會成為負責任的一員。中國大陸搭上現有國際政經秩序的順風車從中獲利，同時卻又以「北京模式」破壞現有的國際政經秩序。美「中」的對抗和對峙是基於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分歧，是不可調和的。納氏不在乎

62 Jeffrey A. Bader, "A framework for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1, 2011. 另文章轉載於《多維雜誌》，2016年10期，取自<https://duoweicn.dwnnews.com/CN-2016%E5%B9%B410%E6%9C%9F/10003240.html> (2018年11月16日)。

63 Amitai Etzioni, "Mearsheimer's War With China-The provocative political scientist foresees ten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iplomat, (March,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3/mearsheimers-war-with-china/> (accessed Nov 24, 2018).

64 Peter Navarro,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5).

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可能築起新的「經濟鐵幕」(Economic Iron Curtain)，堅持對抗中國大陸。他嚴厲警告西方社會，中國大陸已取代蘇俄，成為文明世界的主要敵人，中國大陸的強大最終將帶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⁶⁵

可變因素分析

美國的對中政策影響全球的政經發展方向，有關政策上的爭論從來不曾停息，近年來在兩國官方與民間智庫所探討的結果，當然肯定不會是最後的爭辯。然而，學術界對中國大陸實力與意圖的評估確實比以前更加豐富，對於何者才是最理想的對中戰略，在問題與答案上的意見更加分歧。儘管在不同戰略選項上的解釋有時相互矛盾，但是將每一種可能的選項攤開來比較，從理論依據到實務操作一一加以解釋，對於中國大陸的實力、意圖及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美國的對中戰略不僅影響到美「中」兩國關係，對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全球安全的穩定產生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提出一個戰略分析框架，協助解釋美國對中戰略選擇上的邏輯。決定美國對中戰略選擇的三個維度：一是美「中」兩國權力差距的大小；二是中國大陸改變現狀意圖的強弱；三

是美國維持霸權意圖的強弱。決定美國應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政策不應該只關注中國大陸的意圖，美國本身稱霸的態度往往成為美「中」關係走向對抗或走向合作的關鍵，畢竟「發球權」掌握在據有主導地位的美方手上，作為客觀分析的第三者，我們不能獨漏美方意圖的可變性。這一分析框架不僅為當前爭論中的每一種戰略選擇提供了更全面、更連貫的評估，也為美國政府未來制定對中戰略的良窳有所評判。

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概念除了擁有「層級組織」的架構，雙方在「權力」與「滿意度」的動態差距變化，以及在「政策的彈性」運用上，才是最終導向和平或走向戰爭的主要因素。⁶⁶所以在美國對「中」戰略選項可變因素，第一個關注的變數是美「中」兩國相對的實力(權力的差距)，在此保守地假設美「中」兩國的意圖是不確定的。第二個關注的可變因素是中國大陸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滿意程度，若滿意程度高，則傾向於維持秩序現狀；若滿意程度低，則傾向採取修正主義方式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第三個可變因素來自於美國自身的意圖，自二戰後逐漸形成的美國霸權體系，在邁入21世紀的今天，順應全球化社會與多極化發展的潮流帶動，新興國家的崛起與美國霸權的式微，考

65 「經濟鐵幕」(Economic Iron Curtain)一詞源於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於2018年11月7日在新加坡開幕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警告，一旦美國與中國大陸無法解決分歧，印太地區可能進入全面冷戰，兩國之間可能會出現一道「經濟鐵幕」分裂世界。美國內部已形成共識，過去交往政策未能改變中國大陸行為，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十七年多來，在許多經濟領域並未開放外國競爭，現在連美國商界都呼籲華府得採取對抗措施。

66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2d edition, January 1968), pp. 213-220.

驗著「華盛頓共識」的基礎與「北京共識」的挑戰。美國堅持維護霸權地位的意圖，成為美國對中戰略的另一種彈性底限。這三種可變因素主導了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對中政策。

從上述三個可變因素來區分當前的美國對「中」戰略選項時，由於美「中」雙方意圖的獨立性與對立性，故分為二組戰略選項表提供分析說明(如表一、表二)。

首先，在第一組戰略選項表中(如表一)，基於美國欲維持現狀霸權地位的前題下，若中國大陸挑戰現狀具有高度意圖時，當美「中」國力差距較大時，美國對中採取「對抗」戰略；當雙方差距中等時，對中採取「遏制」戰略；當雙方差距較小甚至接近對等時，對中採取「有利平衡」戰略。若中國大陸挑戰現狀的意圖仍有迴旋空間時，當

美「中」國力差距較大時，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戰略再保證」手段；當雙方實力差距中等時，對中國大陸宜採取「大交易」戰略；當雙方差距較小甚至接近對等時(中等程度)，對中採取「離岸平衡」戰略。若中國大陸挑戰現狀的意圖薄弱，甚至是對現狀尚稱滿意時，美國霸權地位受到威脅的程度相對大減，對於中國大陸崛起的態度相對較為樂觀與友善。因此，當美「中」兩國權力差距較大時，維持正常國家之間的互動即可，無須針對中國大陸採取具有針對性的戰略。當雙方實力差距中等時，對中宜採取「擴大的接觸」戰略。其目的是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同時隨時掌握中國大陸發展的程度；當雙方差距較小甚至接近對等時，對中採取「同理的包容」戰略，旨在包容與諒解中國大陸崛起後的客觀內外環境需求，並藉此讓中國大陸願意留在現有國際秩序中發展。

第二組戰略選項表(表二)所表達的重點，是在中國大陸欲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前題下，若美國維持霸權的意圖十分強烈時，當美「中」國力差距較大時，對於美「中」可能的衝突亦具有較大的信心，所以在對中戰略上採取「對抗」態度，中國大陸也會傾向於因為實力上的懸殊而知難而退；當雙方實力差距中等程度時，對中採取相對被動的「遏制」戰略，延後或阻礙中國大陸的崛起速度；當雙方差距較小甚至接近對等時，對中宜採取「有利平衡」戰略，設法加速壯大自己，並結合盟友的力量，而不是一味地耗損國力在阻礙對手的實力崛起上。若美國維

表一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選項(一)
(美中權力差距Vs.中國對現狀滿意度)

		美中權力差距(美>中)			
		程度	大	中	小
中國挑戰現 狀意圖	高	對抗	遏制	有利平衡	
	中	戰略再保證	大交易	離岸平衡	
	低		擴大的接觸	同理的包容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表二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選項(二)
(美中權力差距Vs.美國維持霸權意圖)

		美中權力差距(美>中)		
	程度	大	中	小
美國維持霸權意圖	高	對抗	遏制	有利平衡
	中	戰略再保證	大交易	離岸平衡
	低		擴大的接觸	同理的包容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持霸權的意圖並非唯一的選擇，或不願走向對抗的結果或損失時，當美「中」國力差距較大時，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戰略再保證」手段，在不影響美國霸權地位情況下，在區域內包容中國大陸基於確保自身安全的積極作為；當雙方實力差距中等時，對「中」宜採取「大交易」戰略，容許中國大陸在體系內分享適當的權力；當雙方差距較小甚至接近對等時，對中國大陸採取「離岸平衡」戰略，由地區內的盟國友邦承擔更多平衡中的責任，避免捲入與美國沒有直接利益影響的衝突。若美國維持霸權的意圖較鬆散，甚或可以接受多極發展的國際秩序時，對於中國大陸崛起的態度自然相對較為樂觀。因此，當美「中」國力差距較大時，因為沒有堅持維護霸權地位的得失考量，維持正常國家之間的互動，無須針對中國大陸採取具有針對性的戰略，國際秩序可能反映中國大陸的需要而調整，但雙方實力的差距對現狀的影響較小。當雙方實力差距中等時，對中宜採取「擴大的接觸」戰略。其目的是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並且願意分享權力，尋求合作共榮；當雙方差距較小甚至接近對等時，對中採取「同理包容」戰略，旨在包容與諒解中國大陸崛起後可能主導的國際秩序改變，並藉此讓中國大陸瞭解多極化發展的國際秩序，兩國的權力可能在和平中轉移，但更需要顧及彼此的發展空間。

從以上兩組針對中國大陸的戰略選項分析中，可獲得以下結論：

一、無論可變因素是「中國大陸挑戰現狀的意圖」，還是「美國維持霸權的意

圖」，即使美「中」雙方意圖具有獨立性與對立性，但對應在不同程度的美「中」權力差距上，戰略的選擇卻幾乎是完全相同。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明無論是對現狀不滿的「挑戰國家」，或者是設法維持現狀的「霸權國家」，它們的意圖都是引發衝突與戰爭的重要因素。因此，「權力轉移理論」只關注在挑戰國家對現狀的滿意程度，缺少對現有霸權國家意圖上的檢驗，筆者認為這是理論上可以再做補充的部分。

二、「擴大接觸」雖然是對中戰略上的選項之一，當運用其他戰略選項時，並不代表可以放棄「接觸」的手段。除了採取冷戰模式的純「對抗」戰略之外，持續的「接觸」應是跨選項的戰略共識。因為持續的「接觸」不但是雙方表達善意不可或缺的管道，更是掌握意圖避免誤判的重要手段。

戰略選擇的檢評

以上討論的八項美國對中國大陸外交戰略的選項，是針對中國大陸不同的意圖和美國不同實力與態度，以及對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可能產生的影響，反映出來的不同的假設。前三項戰略選擇的基礎對當前中國大陸的意圖，以及達到安撫或減少衝突的效果，顯得較為樂觀。特別是選擇採取「擴大接觸」戰略時，認為中國大陸會欣然接受現行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然而，在歐巴馬政府第二任期當中，習近平積極對外宣誓中國大陸對全球治理的主張：「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⁶⁷中國大陸

一連串試圖改變現有體系運作的修正主義作為，恰與支持擴大接觸政策的觀點相左，充分顯示「擴大的接觸」戰略在某些程度上缺乏事件觀察與歷史視角。因為崛起的大國通常出於自信和覺醒的判斷，大多都想改變現狀。並且認為在自身相對弱勢的情況下，由他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本質上是不利於他們的，他們也對被迫接受他人所設計的規則和角色感到不平，崛起的大國想獲得他們認為自己有權擁有的尊重，即使基於自身實力的保守態度而不願輕易表態，但這不應該被誤認為願意接受已存在許久的國際秩序現狀。

近年來，實力快速增長後的中國大陸並沒有像樂觀的西方觀察家所期待，順勢地讓自己被現有的全球體系所吸收和轉變，而是選擇暫時在現有規則範圍內行事，利用這些規則為自己謀求戰略機運期，儘可能的推動有利於政權合法性的改革，同時加緊積累深化改革所需要的財富和權力。相對地，美國需要想辦法降低中國大陸的不安，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雄心過於溫和，也顯示美國對當前戰略競爭的遲疑。雖然中國大陸認為他們進行的軍事建設是屬於防禦性的，但卻沒有因此而降低對鄰國或美國的威脅。其實，令中國大陸感到倍受威脅的原因，不是來自於美國的先進武器或作戰概念，而是美

軍在中國大陸周邊的軍力部署與軍事同盟，及美國對其盟國遭受威脅或攻擊時進行干預的承諾。⁶⁷以往的中國大陸因為國力相對弱勢，被迫吞下這些國際上的現實。如今的中國大陸不但擁有資源，更擁有決心，可以對美國的影響力進行相當程度的反擊。因此，在雙方戰略互動的過程中，假設美國持續採取傳統「接觸」的姿態，可能會被國際社會視為中國大陸在戰略上的成功。

「同理包容」戰略的支持者通常對美國實力的衰退具有現實的認識，似乎已預見一個一成不變、沒有創新、也無法維持影響力優勢的美國。因此，戰略上的前提是肯定中國大陸的崛起是一種必然，美「中」兩國各自的經濟潛力和國家實力的發展軌跡正在交會。然而，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經濟近期顯示出的脆弱，在基本面的體制改革仍將面臨重大挑戰。以中國大陸過去改革開放40年來，由未開發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快速成長曲線，拿來比照成未來直線式的成長預測，並不符合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推測。除此之外，支持者可能也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面，美國在歷史上是一個能夠接受批評並自我反省的國家，具有更強韌的社會修復能力。對於「同理包容」戰略的執行內容也應審慎而行，戰略的本質不應危害亞太地區同

6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賀詞》，2015年12月31日，取自<https://www.mfa.gov.cn/chn/pds/ziliao/zyjh/t1329037.htm> (2018年11月16日)

68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中國大陸對國際秩序的態度〉，《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2期，頁26-27。本文曾發表在International Security雜誌，見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238/20130110144635360254143/2.pdf> (accessed Nov 17, 2018)

盟國家的安全，否則美國將付出信任瓦解的全球性代價。圍繞在中國大陸周邊的美國盟友們不但為美國帶來共同利益，而且也是地區安全穩定的基礎，若是這一基礎遭受瓦解或弱化，將造成亞太地區權力平衡嚴重傾斜。美國不應接受中國大陸以經濟上的優勢迫使盟國在安全上就範，如果中國大陸周邊的民主化鄰國認識到美國過度的包容與妥協，促使權力的重心發生轉移，而且是由一個民主、開放和多元融合的國家，向一個共產、專制和思想監控的社會轉型，這將對區域安全與社會安定造成極大威脅。⁶⁹「同理包容」戰略的觀點主張美國適時鬆綁權力，雖然這個觀點不見容於多數現實政策主流，如果美「中」兩造透過談判取得雙方均可接受的權力安排，而不是尋求拉攏地區盟友來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這將是許多在美「中」之間立場兩難的盟友所樂見。

主張「再保證」戰略的人可能高估了中國大陸領導層的外部動機，認為它是基於對外部威脅的恐懼和不安全感，而不是對國家內部的威脅。事實上，目前中國大陸的「自信而強硬」是從美國開始顯現軟弱、難以分身和呈現衰退的時候發生的。⁷⁰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開始放緩，中國大陸政權可能無法兌現持續增加繁榮的承諾，轉而傾向

利用民族主義和國際緊張局勢，以維持民眾的支持與依靠。考慮到中國大陸內部的當務之急，以及促使它行動的自信心，試圖以「再保證」戰略安撫中國大陸的努力將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雖然，「再保證」戰略容許雙方不會將個別事件的衝突擴大到其他領域，或升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並且可以達到各自維持立場的均衡。但是這終究只是理想，因為美「中」兩國彼此嚴重的「戰略互疑」，或許將導致戰略再保證的惡意挪用，變成是相互牽制的手段，而不是相互保證的手段，並根據階段性戰略再保證的內容，做為指責對方破壞再保證的依據。例如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就是中國大陸質疑華府違背其戰略再保證的典型案列。⁷¹

無論當前面臨何種挑戰，中國大陸的相對實力都將會繼續增長，而美國的相對衰落並不是試圖達成「大交易」戰略的好時機，中國大陸領導人也不願接受當前權力分配的勢力範圍，即使它在某些方面是對現狀的改善。過去的中國大陸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以美國為主導的海外駐軍與安全同盟，儘管它們是冷戰的遺物，一旦中國大陸比以往擁有更多的手段時，就會設法削弱它們的作用。另外認為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大陸強國，可以肆無忌憚地將海洋領域的控制權留給美國的

69 Jeffrey A. Bader, "A framework for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1,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framework-for-u-s-policy-toward-china/> (accessed Nov 17, 2018)

70 Bjorn. Jerden, "The Assertive China Narrative: Why It Is Wrong and How So Many Still Bought into It ?",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pring 2014), pp 47-88.

71 石之瑜，〈美中『戰略再保證』可信乎？〉，《海峽評論》，230期，2010年2月號。取自<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5556.html> (2018年11月18日)。

想法，似乎顯得天真與不切實際。因為即使中國大陸成功西進，經由中亞和南亞建立陸上交通和經貿網絡，它仍將繼續依賴海上的通道維持安全與生存發展。因為駐紮在中國大陸周邊海域的美軍部隊和基地，以及從東北亞延伸到印度洋由美國領導的海上聯盟，很可能會被視為未來構成比今天更大的威脅。⁷²試圖以「大交易」戰略劃分勢力範圍將會為美國帶來重大風險，退居二線的做法還可能為美國帶來一連串骨牌效應的外交重挫。無論勢力範圍的大交易如何劃定，放棄對友邦的長期承諾，難免會造成美國其他盟友的信心潰堤。如果他們認為持續對中國大陸的制衡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時，他們可能寧願與中國大陸走在一起。⁷³

美國如果選擇「離岸平衡」的戰略，勢必更加劇上述的風險。雖然可以促使盟友們更積極的投入自己的防衛建設，但必然也令盟友們失望與忿怒，反而提供中國大陸進行分化與拉攏的機會。雖然主張「離岸平衡」戰略的學者認為，沒有美國在前方的全力支援，其他亞洲國家反而會主動進行更密切的戰略合作。然而，某些國家在歷史上彼此存有長期的仇恨和敵意，某些國家則是沒有應對挑戰所需要密切合作的經驗，如果沒有美國的居中指揮號令，很難形成強而有力的戰略陣線。在「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謀略

之下，那一個國家會願意在前抵擋中國大陸的鋒銳？至今，亞太國家最不願見到的情景，就是被迫在美「中」兩國的競爭中選邊佔隊，更不用說是在沒有隊長的情況下進行競爭。⁷⁴亞太地區的民主國家皆表示要加強與美國的聯盟，以應對中國大陸在地區不斷增強的勢力，同時也強調如果沒有美國在該地區的積極參與，權力可能會更快地轉移，這顯現出對美國從主角轉變為配角的憂慮。

「離岸平衡」的戰略雖然主張必要時提供協助以確保權力平衡，操作上的難題是如何決定此一時機，在各國都是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優先的前題下，傳統盟國的平衡優勢極容易遭到瓦解。

美國多年來對中國大陸採取的「遏制」戰略並不成功，中國大陸逐漸在外交中表現出大國的自信與強勢，對美國全球領導力構成明顯的挑戰。在自由主義思維基礎上，美國對中政策在潛意識上還是寄望於改變中國大陸，促使中國大陸走向美國式的民主道路。在現實主義邏輯基礎上，當美國無法改變中國大陸時，轉而採取「遏制」的手段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事實上，無論是源於自由主義的「改造」，還是現實主義的「遏制」，其本質均源於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的邏輯。忽略了全球化發展下的美「中」關係，早已步入「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關係。

72 蒲寧，《地緣戰略與中國大陸安全環境的塑造》，（臺北：時事出版社，2009年），頁143-148。

73 Glaser, Charles. L.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39, (2015), pp.49-90.

74 羅慶生，〈『印太戰略』是古典地緣政治捲土重來？〉，《多維雜誌》，2018年29期。取自 <https://duoweicn.dwnnews.com/CN-2018%E5%B9%B4029%E6%9C%9F/10005886.html> (2018年11月18日)

⁷⁵況且，純粹「遏制」的政策，在美國國內也必定會遭受許多困難與限制。在與中國大陸的對抗中，如果兩國關係沒有走到非戰不可的地步，政府想要將大量資源投注在「遏制」中國大陸的手段上，似乎不太可能獲得國內政治的共識。大多數美國社會中具有影響力的團體或個人，仍然支持與中國大陸維持友好的關係，反對可能損害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任何舉措。選擇「遏制」戰略將引發人民對戰爭的恐慌，各方都會在這樣的衝突中受害，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周邊的亞洲國家會比其他多數國家遭受更多的苦難，即使美國戰略家得出結論認為這是必要的，但美國在亞洲主要的戰略夥伴根本不準備放棄「接觸」，也不願加入遏制政策的行列。

主張實施「對抗」戰略的基礎，雖然代表對美國的實力深具信心，但是卻沒有令人信服地說明，美國怎樣才能將其他國內外棘手要務拋到一邊，全面對抗中國大陸帶來的可能挑戰。如果美國將中國大陸視為敵人來對抗，最終它肯定會變成一個美國所預想的敵人。如果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蠻橫行為，與中國大陸走向「對抗」也許會成為現實，但是不能在沒有瞭解代價的情況下輕率地選擇

它。⁷⁶中國大陸並沒有跡象顯示向外侵略與帝國擴張的意圖，也沒有主動使用武力去騷擾鄰國，更沒有像蘇聯那樣以意識形態顛覆他國。肆意地與一個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以及成為全球經濟支柱的國家對抗，將會給美國自身的經濟造成相當大的損失，也將使美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陷入緊張。採取「對抗」的手段發動新的冷戰來終結和破壞亞洲的繁榮現狀，既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會激化地區緊張，同時抑制全球的進步與發展。

結語

對「中」戰略最務實的手段就是由「接觸」(軟)與「平衡」(硬)相互結合的「巧」戰略—「有利平衡」戰略，它與「巧實力」的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⁷⁷鑒於當前的國內外政治和全球化經濟的諸般限制因素，這種軟硬相結合的方法具有彈性適應的優點。它不同於「對抗」與「遏制」戰略的昂貴代價，而且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都很大。它與「離岸平衡」也不相同，因為它不是建立在依靠盟友自立自強的假設上，它比「擴大接觸」與「同理包容」更具主動與自信，它也

75 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年)，頁66-72。

76 Mark Landler, "The U.S. adopts a hard line against China, and an era of engagement recedes into the past.", The New York Time, Nov. 2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11/25/world/asia/china-us-confrontation.html> (accessed Nov 27, 2018).

77 巧實力(Smart Power)一詞最早由美國學者蘇珊尼·諾瑟(Suzanne Nossel)提出。2004年她在《外交》雜誌上發表題為〈巧實力〉的文章，首次提出巧實力概念。隨後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在「硬實力」、「軟實力」之後，亦著書詮釋第三種國家實力—「巧實力」，巧實力意指「結合硬實力和軟實力的致勝策略能力」。

不執著在「再保證」強調的透明度，它更與「大交易」的獨善其身形成鮮明對比。「有利的平衡」戰略是基於中國大陸崛起後取得的成就和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於中國大陸的意圖及發展的潛力擁有現實的認識。因此，它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戰略，但是在實際決策的現實世界中，它將是現有的戰略選項中，較佳的選擇。

當代現實主義大師季辛吉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崛起是世界歷史上沒有先例的，中國大陸的挑戰比前蘇聯的挑戰微妙得多，面對蘇聯的挑戰主要是戰略問題，而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卻是文明融合問題，代表東、西方的兩種文明能否在一套規範之中並存，且發展出一個穩定持久的國際秩序，這

對美「中」兩國都是一個難題，雙方都沒有這種與旗鼓相當的大國進行合作的經驗。⁷⁸美國現在正面臨著現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強大的競爭對手，美「中」關係也走到非常不確定的戰略十字路口，針對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影響14億人生存發展的中國大陸，美國的戰略不應該只有改變中國大陸一途。因此，在現實高於理想的國際關係中，沒有完美的戰略，只有雙方都願意共同努力的最佳選擇。

作者簡介

柳惠千先生，空軍官校77年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F-5F老虎二式型機 (照片提供：葉秀斌)

78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Th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Issue (201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2-03-01/future-us-chinese-relations> (accessed Nov 16, 2018)